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一

宋馬令撰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宋齊邱之客也齊邱薦為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能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邱嘗選三婢予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使三婢禮如舅

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耶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唯聽從而已李仁達據福州齊邱因薦覺有智略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寸刃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為福州宣喻使既至說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它年入覲覺還至建安恥說之不行乃矯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徃討之既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死者無幾國用遂為一空於是鎖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

誅而齊邱上表為請乃赦之流覺於蘄州未幾復用如初及救壽春又與朱元有私隙而寤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震恐齊邱等因之以圖變覺與李徽古俱為樞密副使徵古每於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元宗以羣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罷近職覺以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拒命知是宰相嚴續所為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與續有宿嫌也不信鍾

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責已言非續之罪世宗大驚曰續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為天下主肯教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於路

李徵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邱廣樹黨與以張聲勢徵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機密淮南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恟懼元宗歎曰吾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徵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泣有何益

盃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元宗變色左右皆戰慄徵古亦自若又與陳覺集間言社稷禍在朝夕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邱以紓喪亂元宗以戎事未戢隱恐不發及晝江罷兵鍾謨至自京師判尚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邱黨與常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奉使中原欲矯世宗之命殺嚴續謨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邱黨與遂敗賧徵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頤事本郡為軍吏烈祖

署為歙州鹽鐵院判官裨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火及令顧第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史骨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怊怊延已年十四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為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邱以固恩寵同府在已上者稍以計遷出之元宗愛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面數之曰君常鄙晟晟

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諛佞不如君也然上置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邦國大計也聞者聽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為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邱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



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  
州亦無善政延已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已之  
智略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  
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已遲疑顧  
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為齷齪無大畧  
安陸之役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  
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  
則真英雄主也故蠹國殃民實此之由為相之後動多

狗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  
生乃延己之繼母也亦至疎隔既失湖湘人皆歸咎延  
己自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罷為宮  
傅逾年卒年七十五著樂章百餘闋其鶴冲天詞云曉  
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章鐘動玉繩低宮漏出花  
遲又歸國謠詞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  
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  
稱於世元宗樂府辭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己有風乍

起吹皺一池春水之句皆為警冊元宗嘗戲延己曰吹  
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己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  
笙寒元宗悅初蕭嚴深惡延己常廷斥之及嚴為大理  
卿斷獄失入舉朝皆欲誅儼獨延己力爭以為赦前失  
入罪不當死儼終獲免人皆題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  
加此

延魯延己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郎  
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名延

已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惜待循資為宰相也建州之役雖查文徽尸其事而延魯實贊之閩人先苦王氏亂政聞唐師至皆伐木開道壺漿奉迎既尅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効李仁達之徒得以烏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因其隙也及陳覺矯命討晋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

使李仁達求救於越越人遣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  
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  
國以來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延魯等各務為己功掎角  
不相應諸將皆怠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  
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  
至旁岸阻濶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蝟  
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糗糧  
坐甲何為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裨

將孟堅諫曰城勢已窮堅壁困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  
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  
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  
畧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劾奏請  
置之死宋齊邱固爭乃流延魯於舒州未幾復用為東  
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已歎  
曰弟不肯為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南  
兵起延魯棄楊州削髮為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於京

師時誚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大軍之帥披緇削髮僭為  
行脚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為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  
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  
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乏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  
反固有之矣但不得其時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  
上黨作亂大兵北征君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  
一城之地抗萬乘之師此自速死爾吾安能救速死之  
人乎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

乎延魯徐曰陛下徒問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頷  
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曰重進天  
下之姦雄陛下下一鼓平之最爾江南安足以抗天威但  
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  
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風波不常儻進未尅城退  
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  
大義已明何至於此乃頒師

以上皆見陳  
彭年別錄

魏岑字景山鄆州人也篤學強識而拙於屬文常遊覽



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淮南署郡從事久不得志數以計策干宋齊邱薦授校書郎尤好諛佞善揣人意元宗即位銳意天下有尅復中原之志岑請親祀南郊元宗曰俟天下為一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閩意以為諸國可指麾而定岑因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岑趨墀下拜謝人皆以為佞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岑兼汾淮巡撫使聞守貞敗罷為屯田使入

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

後事  
亡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邱薦授元帥府掌書記  
遷秘書郎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重遇  
朱文進弑其君曦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以伐閩  
俄以民疫寢其議文徽獨以為可討王延政首亂宜攻  
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待詔臧循者  
與文徽同閩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陳進兵之計  
文徽因是決行邊鎬帥洪州屯兵與文徽會建安之民

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喻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紹曰唐為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其子繼昌守福州親帥衆以拒文徽文徽始以福州之亂伐閩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大集敵勢甚盛文徽等次於蓋竹退復屯建陽啟求濟師減循監偏師屯邵武縣縣民擒之斬於建州市元宗復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至建

陽與延政隔谿水而陣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  
其後裨將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延政  
大敗退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殺繼昌及吳承祐以  
卓儼明為主儼明老僧也徒衆數千目有重瞳垂手過  
膝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  
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下俄  
克建州執王延政歸於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州羈  
縻而已遂以文徽為撫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拜建州

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二年福州

詐言吳越成兵亂殺李仁達而遁文徽與劔州刺史陳

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謨信

謨信無信也閩人語

音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未定亟取之留誨

屯河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擒誨與越人戰大敗

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

後事

亡

南唐書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馬氏南唐書卷

二十二  
至三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梁鳴岐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三十一

宋 馬令 撰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矣  
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于離薜屋之  
幽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事皇朝者皆謂之歸明  
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第及長志量  
穩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受禪遷大理司直  
拜刑部郎中明清平恕號稱職烈祖季年性辯急羣臣  
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祖殂覺以  
宣遺詔日出叅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俟升遐請案  
其罪不許元宗即位委政齊王景遂馮延巳魏岑之徒  
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政昇元之法禁以  
良人為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是馮延魯等欲廣置



妓妾因矯遺制許民私賣已子儼駁曰此非大行之命  
延魯矯為之爾昔延魯為東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  
者聽鬻已子大行問臣臣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  
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寶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  
非防微之道也由是延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  
矯先旨也議者以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  
與韓熙載江文蔚同定禮儀謚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  
因斷獄失入用事者欲誅之賴宰相馮延巳固爭以謂

赦前失入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陵幙巾素  
裾詣郡廳設拜敬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醺故  
老姻舊語笑雍穆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嬖倖對  
奕儼入白事舉奩投于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  
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罷  
奕儼秉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歛衽避之歸皇朝  
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倖不知其疾以  
為愚謬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為正卿不亡何待卒年

七十至無一金

劉承勲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為郡從事改糧料判官出納無弊號為稱職遷德昌宮使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籠山澤之利帑藏頗盈德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禪代之後邦國新造而簿籍淆亂鈎校不明承勲由是多入私家盜用無算家畜妓樂迨百數人每置一妓費數百緡而珠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勲善為詭佞常以寶貨遺賂權要故雖朱門甲第

窮極奢侈而人弗之譴太祖皇帝既平荆湖詔江南具舟運湘中米承勲請行乃督巨艘數百艘自長沙抵迎鑾本以奸心預自結于皇朝為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勲歸于京師首陳運米事以為已績太祖曰此李煜勤王之職豈汝功耶特弗叙用既而窮困裸袒丐食于路不勝其苦凍餒而卒

邵拙宣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偶沈酗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柳有

詩三百篇尚書郎孫邁為之序命曰廬嶽集曹郎趙慶  
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鸞驚出羣行止玉麒麟歸皇  
朝就應制科有司以聞未詔而卒郡將哀之籍其裝得  
拙手書史傳文集三百卷藏于官府時悼其苦學能文  
而不得達于名位或議其詩有萬國未得雨孤雲猶在  
山之句斯為應矣門人袁氏買地葬之

舒雅世為宣城人姿容秀發以才思自命因隨計金陵  
以所學獻于吏部侍郎韓熙載一見如疇昔館給之雅

性巧黠應答如流熙載待之為忘年之交出入卧内曾  
無間然熙載性懶不拘禮法常與雅易服燕戲狻猊侍  
婢入未念酸以為笑樂或云熙載所著格言半雅之辭  
迨數年會熙載知貢舉以雅為第一朝野無間者以雅  
之才為當也歸皇朝守舒州出見山秀奇田疇沃壤遂  
有終焉之志考滿以本官掌靈仙觀卒

盧絳字晉卿南昌人也讀書畧通大義不事事常以博  
奕角觝為務鄉里鄙之絳慙憤入廬山國學與諸葛濟

蒯輦相善諸生篋笥稍豐輒強取之山下桑門亦苦其  
無賴號為廬山三害會朱弼為國子助教規其過遂亡  
去往還澗壁遇大雪乏薪絳恃膂力踊折簷桶燒之病  
店且死夜夢白衣婦人頗有姿色歌菩薩蠻勸絳罇酒  
其辭云玉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梧桐落歌枕悄無  
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泣甚處砧聲急眉黛小山攢  
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因謂絳曰子之疾食蕉即愈詰朝  
求蕉食之疾果差迨數夕又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

真也他日富貴相見于固子坡絳寤襟懷豁然唯不測  
固子坡之說後入金陵詣後主上書陳京口至澗壁要  
衝之地宜立柵屯戍其餘利害數十事書上未報復為  
書詣光政陳喬喬與語數日大奇之因表署為本院承  
旨經營制置頗見幹績俄轉沿江諸營兵馬監押絳于  
是召募無賴少年便習舟楫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等  
數千人立為偏裨使督卒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  
旗幟迴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即斬其



舟長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常于海門遮獲越人  
船舫鹽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王師克  
池州授陵波軍都虞候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秦淮口  
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勲鄭彥華等忌絳功名出已說  
後主遣絳出援丹陽絳率所部百艘為八字陣突圍出  
至京口麾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太師自絳出建康  
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宣州叛乃授絳宣州節度  
使討平之金陵既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

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喻旨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龔慎儀姪頴為右讚善大夫上言求復季父之讐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姿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固子坡也婦人姓耿名玉真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劉茂忠廬陵安城人也貌魁雄善用大稍剽畧旁縣頗為民患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減死論時上江羣盜趙晟蕭榮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茂忠于

是自陳擒晟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為內應討平之署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廬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居鷓鴣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殆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繕理城隍戎事整肅遷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畧至豐陵而還潭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醺飲乃帥步騎數千亟趣萍鄉屯寨皆遁候騎

告急座皆怙懼茂忠飲啗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  
請行茂忠笑曰日旰矣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  
躡潭人後焚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胄去寨十里與  
潭師遇合戰追晡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  
陣所向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  
之殺傷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  
袁州刺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  
約茂忠為亂事未發而令堅卒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

謁稱袁州刺史關津吏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俘何  
刺史也遂以榜帖賛見將階其廳署朱復叱之令執杖  
庭叅至京師授登州刺史數月朱抵罪羈管適隸登州  
茂忠今日兩衙立于庭下朱慙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  
度刺史皆質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  
其妻女茂忠意為軍士所畧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賣衣  
于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枵夜坐庭下忽  
一人自外躍劒刺茂忠茂忠以枵自悍連舉數四而枵

追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畧女兵也  
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有鬪戰則夜響嘗與潭人挑  
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宵脅茂忠因敗  
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李元清濠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襍  
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濠州水寨周人驅駱駝  
為前鋒濠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趨捷有  
勇走及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開寶中以吉州永

新與潭衡接境因改永新為制置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衙潛入潭部人不之知先是夏賦準貢見緡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為定制常以便宜科率民無怨望摠諸科物十餘萬數漕運入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偽為目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怙懼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師昭符時為進奏使以其物數

難辦請市于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  
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歙州胡則據江州昭  
符集逃民欲應絳則朝廷遣使宣喻示以恩信昭符送  
款朝廷祿之昭符嘗為常州刺史常州當吳越之衝城  
邑荒虛戶不滿千數昭符為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  
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電遶庭官吏震懾昭  
符撫案叱之雷霆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  
入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



人

南唐書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三

宋 馬令 撰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數經開寶中詣金陵一舉以闕頭中第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國學生徒數百苦無賴輩如盧絳諸葛濤蒯鰲之徒事飲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持禮法每

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辯絳起弼應聲解說  
莫不造理雖題非已出而事實聯綴宛若宿構以故諸  
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稍引去四方肄業者多造焉  
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康平例入京師授衡  
山簿居官廉潔事上無諂每俸給不充則虛腹度日妻  
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崇峻遂有終老  
之志秩滿致仕守嶽廟令食本官俸數年卒四壁蕭然  
衣衾棺斂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為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範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為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競其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秦淮開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統州縣往往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君臣奠位監于他國最為無事此亦好儒之効也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維檢討杜鎬苦于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

卷分布三館及學士舍人院其書多讐校精審編秩完  
具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在且  
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于道  
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工  
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沅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為金  
鰲集獻之若虛稱善採警冊數聯譽諸朝廷由是詩名  
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第未幾以離亂還鄉會馬殷開府

辟為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自歸南唐授  
豐城簿遷塗陽令黷貨當死時李昉事皇朝為翰林學  
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以詩遺之曰幼攜  
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日聲塵喧洛下近年  
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笥  
山自號羣玉峯叟踰年後主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  
平歸老連上秘閣馬致恭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  
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頭船卒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

為佐令輒有贓污故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遂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開寶中授秘書省正字出為吉州民掾歸于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潘賁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褻特自負才器以



貌勢位既而動多屯躓五舉猶為白丁及屬皇朝左僕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賁凡三過省帷每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賁嘗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對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賁疾作謂人曰挾冊為儒聖偽兩朝白首塲屋不登一第豈非命耶吾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于泉下足矣誥下而賁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蒯輦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達

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旨勝于辭理過于文為得之  
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校屬耦綺麗悅目清新汨耳則吾  
不知也聞者善之鰲少亦無賴嘗與盧絳為友後頗改  
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燠畧備則一介不干于人嘗有歛  
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鰲心與之而未及遺一  
日友人不告而去鰲乃悔恨躡至數舍與之時有不給  
而躬謁于人苟愆其期後雖固予亦弗之受其抱信義  
如此歸于皇朝擢進士第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

年卒

羅穎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賦稱開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王師問罪後主銜壁穎再應鄉舉下第道經漢高祖廟穎題詩其落句云嫚侮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冠鞠伏廟廷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穎初就舉金陵試銷刑鼎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為第一穎為末綴榜既上後主遷穎二手筆圈其名穎是

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盧郢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為在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往往罹鞭朴會德霸出郢調笛不輒使數卒捕郢郢奮肱搏之卒不能逼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詬曰汝等乞索輩殊不知憲制敢無禮耶因此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黨從毆德霸傷目德霸

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育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鬪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既為戎帥不能自扞宜其見毆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郢唱第為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數日不能就因語郢郢曰願試為之因弄百鈞石毬以較力少頃引酒一卮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為且試詰之郢曰既就矣命等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

進後主謂鉉曰語勢首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邱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為事弱冠始讀書學為辭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然自勵彌篤不以為恥既而困窘無進取意秋試將邇寡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孤兒可鬻況資用乎于是罄索遣之旭不得已再就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為第一釋褐歸鄉而家人猶疑其未

調暨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署里名乃知上第及金陵  
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南曹叙理會呂公蒙正  
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為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  
為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並世耶因令取  
所集旭初著文多為人取去無留巾笥者輒于書肆訪  
之獲舊本獻焉呂公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  
旭嘗纂自古賢俊遺言為賓朋宴語行于世其為詞賦  
得有唐程度體後人以為法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為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于廬山事虔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為文章一舉不中第嘆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于蹇淺之文去取于有司之手其于造道不亦遠哉遂不復取進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母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數人皆仰載資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為一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俘于京師而載乃安處邱園人皆以為先知



會母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之際未嘗敷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罍缶興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資鏹飲歡之外一無所蓄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異謝焉復喜鄺遊市肆當廬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緡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兒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媼策羸荷校執于公徒載問其故

媼泣曰夫負官緡而死于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罄橐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歸聞嬰兒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自脫衣裹歸獲一女以賄購乳于隣婦迨數歲教以書計女功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冒姓黃載嘗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為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資者也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了不介意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載以已緡償諸而畜其羊又

畜一犬亦頗馴載每出入則羊犬聯隨潭倅夏中正為作犬羊仙序以記其事天禧末載因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與其子先卒

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然則覩真人之作者偏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洎徐鉉特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皇朝而行事具于國史也此弗敢述姑志其故國之聞爾

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名  
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建隆初避宣祖廟諱改姓湯悅嘗  
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征淮南駐驛于寺讀其文賞  
嘆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  
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出于悅特為典贍切于事情世  
宗每覽江左章奏形于嗟重後仕皇朝奉太宗皇帝勅  
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洎南譙人王師圍金陵洎在城中作蠟丸帛書使間

道走契丹求援為邊候所得及金陵平太祖皇帝召洎  
詰責以書示之洎神色自若徐曰此臣在國所作上曰  
汝國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汝實為之咎將誰執洎  
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命亦何計不為臣所作帛  
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皇  
朝洎最顯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盡括  
江西土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援金陵

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師鉉請行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既以和解為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于汝豈不危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泣下授鉉左僕射叅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為鉉副鉉等至京師對于便殿鉉懇述江南事大之禮甚恭且無王祭不共之罪徒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

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數  
四鉉辭色愈壯曰李煜無罪陛下出師無名太祖大怒  
請畢其說鉉曰煜効貢賦二十餘年以小事大如子事  
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  
乎鉉等無以對而退後仕皇朝與湯悅同奉勅撰江南  
錄至于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  
論之君子有取焉

南唐書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四

宋 馬令 撰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駭天下之觀聽茲為恠誕譸張而已聖人中其身以為天下之標準則制行于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為故六合之外存而不論六合

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詭辭抗說高出  
于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甚哉民之好恠  
也久矣其徒紛紛其說詭詭縱橫蔓衍未始不自以聖  
人為宗也彼既自誣于聖人而不以聖人之道攻之孰  
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  
孟軻者吾知其為正道反是者吾知其為他道君子正  
而不他作方術傳

吳廷紹為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澁進藥無驗

廷紹進楮實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醫工  
旁午累日不痊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酷食何  
物對曰每食山雞鷓鴣廷紹進薑豆湯一服立差羣醫  
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實治喉癢以薑豆治腦痛皆無効  
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餌金石吾故以木之陽實  
勝之木王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雞鷓鴣二鳥皆食烏頭  
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羣醫大服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傾

都瞻禮闐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所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平指曰此宜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數載淮甸兵起龍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尚幼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哲預知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一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十九其書九十而繼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為十九也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邱夕宴當坐吹噓聲韻悠揚

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獲召見大  
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水怨似秋枝欲斷  
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樓前見禮于士大夫類如  
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乘醉長嘯于市人罕知者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相封正一  
先生閩亡寓廬山棲隱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醮星宿  
事黑煞神君禹步魁罡禁沮鬼魅禳祈災福頗知人之  
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

知者建隆初敬洙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燃燈靜室見  
女厲自訴為祟之由紫霄詰旦具言之敬洙曰信然乃  
丹書符送之敬洙即愈有僧于溪澣剏亭苦大石橫直  
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固易也因以指捻訣含水  
嚙之命鉗其石應手如粉後主聞之召至建康賜之道  
號階以紫金比蜀之杜光庭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  
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  
尸解莫知其壽算歸葬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為海州刺史辰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于外廐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廐中覘辰栖泊之所弊榻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辰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先鋒不爾斷婦人頸矣國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辰問曰先生其有劍術乎辰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辰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辰俱至東

城宸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  
端須臾旋轉遠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鏦匡國據鞍危  
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宸笑舉  
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  
逾厚表薦于烈祖宸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術不復能劔矣  
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貴人護葬于  
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無異焉

女冠耿先生烏爪玉貌宛然神仙保大中遊金陵以道



術修鍊為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于卧内先是大食國  
進龍腦油二器其味辛烈服之蠲疾元宗秘惜先生見  
之曰此非嘉者當為陛下致之乃以絹囊懸龍腦于屋  
棟頃刻滌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搗雪為鋌熬之成  
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中糞壤燒為白  
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壤銀元宗嘗購真  
珠數升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就取小麥淘洗以銀  
釜炒之勻圓皆成蚌胎未幾有孕將誕謂左右曰我子

非常產夕當有異條忽雷電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  
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殂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  
竟不知其所之

嗚呼耿先生之事著矣鄭文寶自謂親授于徐率更而  
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錄是  
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為辭歟抑徐氏恐  
惑後世而弗著于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五

宋 馬令 撰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尚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為談諧而為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廓人主之褊心譏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申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為樂工吳多內難伶人不  
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于廣陵市昇元初案籍編  
括漸高以善音律為部長時闕司歛率尤繁商人苦之  
屬近甸亢旱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畿甸雨都  
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高乘談諧進  
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令除一切額外  
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旃漆城優孟葬馬  
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將唯周本為元勳烈祖患

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便殿引鵠賜本本疑之  
旁取一卮均酒之半跪進曰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  
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  
漸高舞袖升殿併飲之內金盞于懷趨出烈祖察使親  
信詣漸高第賜藥解之不及是夕漸高腦潰而卒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為諷辭元宗好遊家  
明常從初景遂景達景遏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及臣  
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戲為翁媼列坐諸婦進飲食拜

禮頗繁翁媼怒曰自家官自家家何用多拜耶

江浙謂舅為官

謂姑為家

元宗笑曰吾為國主恩不外覃于是百官進秩有

差家明母死未葬會元宗乘間書草字于便殿家明給

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大押字命試學焉

家明輒于草字上署曰宣州上供庫支錢二百緡付李

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焉建州王延政僭號元宗

遣將平之俘延政于建康封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

政各于賜予家明諛之曰賤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

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何求家明曰大殷平天冠今已  
無用家明敢取為優服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  
病卒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  
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甃垂鈎興正濃碧池  
春暖水溶溶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  
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  
明乘談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  
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為無人相輔皆慙宋齊邱無子

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日  
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  
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何如  
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為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  
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  
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輒樂停觴北望皖公  
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  
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



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之俛首而過後主即位家明  
老而無寵

楊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頗行  
于時辭鄙不載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色  
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輒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  
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  
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璧之辱也

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寫賜感化曰  
菡萏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  
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漱漱淚珠  
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鈞依前春恨鎖重樓風  
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  
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即位感化以其詞  
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化甚優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僑廬

陵利用性樸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為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雪不徹冠幘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恃之以為先聖之罪人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苗昌邑之餘胄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渚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

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減私撙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遨以遊而已時江南士人每于宴語必道此以為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窆窆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糊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之曰自寬哀感冀闋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

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何日忘之又大獻款帛者于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煌然赫赫然不可嚮邇自鑛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詰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亥之椎猶倚陳平之戶切恐數釣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而才調鄙俚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為腐儒而已彭  
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陋者  
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為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二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六

宋 馬令 撰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于一心而虛不失照  
起一心為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為淺見道哉昧者曾不  
知此而毀形骸糜金帛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以為佛  
將以蘄福利耶而妖孰甚焉將以蘄超脫耶而愚孰大

焉此梁武齊襄之徒所以得罪于天下後世也作浮屠

傳

袁宏曰浮屠佛也章懷太子曰浮屠則佛也聲之轉耳

傳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法  
豈固為後世患哉哀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易紀  
常由于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于烈祖元宗之世  
而後主即位好之彌篤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  
後主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頻顙至  
為瘤贅親削僧徒廁簡試之以頗少有芒刺則再加修



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効之募道士願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淫本圖婚嫁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止諸郡斷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遇其齋日則于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若火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左右內官竊續其燈而獲免者甚衆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論

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  
佛出世身被紅羅銷金衣後主謂其太奢荅曰陛下不  
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  
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數又請于牛頭山大起蘭若干  
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  
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及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  
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藿食不  
渾凡俗後主遺之齋供一無所受王師尅池州繫浮橋

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  
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麾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  
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  
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八十餘  
衆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焉都城  
將陷亦積薪于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  
火為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  
宮中淨德遙觀其烟燄遂藝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

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  
僧元寂姓高自言高駢族人昇元中受業昇元寺性爽  
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  
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  
衆元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貫之後主召入問華  
嚴經元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益自恣日以  
狂飲為事大醉則十數小兒隨之元寂行歌于路曰酒  
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邱不見江河變陵谷

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落僧職出居長干寺  
常與狂生籍地酣飲醉死于石子崗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書  
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于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以區  
區章句取程于庸人遂學為浮屠保大中授文章應制  
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元宗喜楞  
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為序其略曰首楞嚴經者自為  
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悟然則阿難古

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聰明文思探賾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為大賚四方未為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啓佛乘必歸法要勅應之書鏤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為之改容今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庵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

少下而終歸于梵音讚念協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蘭若必均其土田謂之常住產錢氏則廣造堂宇修飾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為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歲出遠近歛率于民雖然田業頗厚而資不加多歛率常勞而用不加乏豈各因其俗歟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恠茫茫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語吾何考信焉若

張遇賢諸祐之事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為神恠也將以戒妖妄于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鷁之微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況遇賢輩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其可不戒哉作妖賊傳

張遇賢循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于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遇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禱于神求為主者神曰張遇賢是



第十六羅漢當為汝主于是共推遇賢為中天八國王  
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遇賢庸懦無統御之畧  
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告其進退而已屢為州兵所  
窘復告于神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遇賢遂襲  
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  
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城守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  
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事舍人邊鎬洪州屯營都  
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

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賢困窘復告于神神不復語遂棄營遁賊帥李台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全皆斬于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神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為妄誕及得遇賢之事然後知嵩言無足恠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無疵癘為至德之世則舉世大亂神恠畢出固其所也且以孫權之奇英猶不能無惑況遇賢乎

諸祐

諸音查

蘄州獨木人自言不如葦者數世能使貧者

富富者貧俚民稍稍效之其徒十數男女猱雜互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衆夜行晝息取資于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僞蘄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里首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為里長不服祐嫚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周鄴為巡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

兵以執祐等並其婦人幼稚皆縛沃以豕血祐迄不能  
神因索其家得輿服器用皆埒至貴郡將即斬祐等曰  
婦人何能為幼稚宜無預意且貫之起曰此皆瀆亂人  
倫去無遺類遂並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七

宋 馬令 撰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死邱墓者無國無之且為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

已又況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于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于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邾庶其甘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于已則曰入某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文雖異而其叛一矣作叛臣傳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趣使左右元宗南遷後主為太子監國署澄為軍校累遷侍衛廂都虞侯及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議者以

京口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邸尤為親信乃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澄曰卿本不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國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聞之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為虜矣當俟應援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為援絳至越兵屢却絳昉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

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矣裨將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柰家口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是夜裨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澄偽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為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



澄偽為難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遍召將卒  
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  
以為何如將卒皆發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  
于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  
爾諸軍不聞楚州耶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尅遂屠  
之故澄以此脅焉于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  
降猶欲赦其家屬光政使陳喬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  
于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活之女曰叛逆之餘

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漢高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甸兵與諸郡相繼陷劉仁瞻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楊光滌亦相繼而

復元自紫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至濠州計事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元宗遣楊守忠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其表曰只斬朱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妻尸于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為之泣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

史亦不顯用

劉從効泉州人也仕本郡為統軍使閩亡從効說其刺  
史王建勲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即以從効為泉州刺  
史從効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為務衆所  
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于中門出視事則  
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也由是  
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遺二女在郡從効  
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為清源軍拜從効節度使

加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從効因越人奉表貢于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効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其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未還從効病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鎡未幾統軍陳洪進執紹鎡歸于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為叛推立副使張漢思為留後洪進為副使漢思老而憊事無巨細皆決于洪進漢思諸子為牙將伏劒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後主即以洪

進為泉州節度使紹鎡至建康釋之以為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

嗚呼附劉從効于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于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爾從効始事閩而閩亡幸國家之亂遂劫其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因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甸失地國步多艱從効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于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効所圖

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為人  
臣者可不戒哉

南唐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八

宋 馬令 撰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于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  
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閩國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為農唐末羣盜起審

知與兄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為主畧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州刺史景福元年巖卒其壻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為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為副使審知為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瑯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

書令封閩王陞福州為大都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倓  
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  
歲遣使泛海入貢于梁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謚忠懿  
長子延翰立建國稱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哲  
如玉其妻崔氏陋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未期徹其  
几筵又多選良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  
幽之別室繫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  
刺之一歲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其祟而卒

十有二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  
延稟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鱗鱗審知  
次子也莊宗即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  
閩王鱗既立延稟還建州鱗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  
善繼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鱗銜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  
擊鱗鱗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謂之曰予不能繼先志  
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鱗上書求為  
尚書令唐不報鱗遂絕朝貢即皇帝位改元龍啓國號

閩追謚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立五廟置百官  
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鱗殺延稟而有功典親  
兵鱗心忌之鱗謂人曰仁達智畧在吾世可用不可遺  
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鱗妻早卒繼室金氏賢而不荅  
審知婢金鳳陳氏鱗嬖之遂立之以為后初鱗有嬖吏  
歸守明者以色見倖號歸郎鱗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  
姦又有百工院使李可殷因歸郎以通陳氏鱗命工作  
九龍帳國人歌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鱗婢春鶯

有色其子繼鵬蒸之鱗已病繼鵬因陳氏以求春鷺鱗  
怏怏與之其次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  
李倣圖之乃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鱗聞  
鼓噪聲走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  
為絕之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倣所殺鱗立十年見殺  
謚曰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鱗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  
元通文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  
侍盧損昶閩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閩昶稱

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館乙  
衣冠偉然騶童甚盛他日損遇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  
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  
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倖三年夏虹見宮  
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帥壯士  
殺審知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  
昶愈惑亂立父婢春鶯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昶募勇  
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于他軍控鶴都

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延義立之延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延義立謚昶曰康宗延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曦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曦自昶世倔彊難制昶相王俛每抑折之曦立而俛已死命發塚戮尸俛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



余延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曦怒召下御史劾之延英  
進買宴錢千萬曦曰皇后土貢何在延英又獻皇后錢  
千萬乃得不劾曦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  
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乃止  
曦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曦立不叶輒舉  
兵相攻曦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  
昇櫬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叅軍校書郎陳  
光逸上書疏曦過惡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

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使陳匡範增算商  
之法以獻曦曰匡範人中之寶也已而歲入不登其數  
乃借于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其後知其借于民也剖  
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曦性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酤酒  
賢妃尚氏有色而寵諸國皆僭  
后妃之號李仁遇曦甥也以色嬖  
之用以為相曦嘗為牛飲羣臣侍酒有詐及私棄酒者  
輒殺之並殺其替者連重遇既殺昶嘗懼為國人所討  
曦心疑之以語誚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尚

妃之寵欲圖曦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于二公柰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曦出遊醉歸重遇等遣壯士拉于馬上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曦立為淫虐延政數貽書諫之曦怒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曦乃舉兵攻之延政為延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改元天德明年連重遇已弒曦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石遂啓有閩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

土乃掖朱文進陞殿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  
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  
黃紹顏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用晉正朔  
稱開運元年泉州軍將劉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  
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  
紹顏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為  
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  
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

承祐往給福州曰唐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  
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  
唐兵方急攻建州延政乃遣其子繼昌守福州而自拒  
唐兵福州軍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  
能自保其能有此土耶乃擒繼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  
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  
以袞冕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  
送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

建州俘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閩將劉從効自領  
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吳越

南唐書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二十九

宋馬令撰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字霸圖許州鄢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揚行密行密

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尅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  
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畧虔吉  
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  
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指揮使出攻邵州  
建峯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飲酒譟呼軍卒陳贍  
妻有色建峯私之贍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  
司馬張吉為帥吉乘馬傷髀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主  
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贍磔其尸遣姚彥



章迎殷于邵州殷至吉肩輿入府殷拜謁于庭中吉召  
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  
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攻連邵郴衡  
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璠王建  
武等率兵守義全嶺殷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璠等  
不納殷怒遣李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璠等及其兵  
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  
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

拜殷兼侍中中書令封楚王楊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  
周勇健豪俠頗通緯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  
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  
攻嶺南取昭賀梧州蒙龔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于  
是澧辰淑並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請陞朗州為永順  
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  
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賓為左相弟存  
為右相廖先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末帝時加殷武安武

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莊宗  
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  
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  
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  
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汭劉勰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  
于其將高郁郁教殷尊王仗順外誇隣敵然後退修兵  
農又諷殷自京師至襄唐郢復等州置郢務以賣茶其  
利十倍又鑄鉛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

通商旅而收其算歲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數要封爵  
天成二年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冊如三公  
禮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彥章  
為左相許德勲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穎為司空拓拔  
常為僕射馬珙為尚書子弟皆出為節度使文武皆進  
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立  
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義聲  
立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聲判內外諸軍

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而楚以彊  
患之嘗使謀者間殷殷不聽義聲用事謀云季昌聞楚  
用高郁大喜以為亡馬氏者必郁也義聲素愚以為然  
遽奪郁兵職矯殷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殷拊膺大哭  
曰吾耄荒如此而殺吾勲舊殷語左右曰吾亦不久于  
此矣明年殷卒義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聲  
嘗聞梁太祖好食雞慕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葬殷義  
聲不泣頻食雞肉數器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譏之曰

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聲卒  
追封衡陽王弟義範立義範字寶規殷第四子也殷子  
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賢其次義聲義範同日而生義  
聲母袁夫人有美色義聲以母寵得立而義振棄官為  
道士居于家故義聲卒而義範以次立襲殷官爵封楚  
王清泰二年賜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  
府承制如殷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  
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殷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

等皆薄徒飲博懽呼獨常沈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義範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溪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獎諸蠻攻澧州義範遣劉勅等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首降于勅溪州西接牂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為表命學士李皋銘之于是南寧等十八州夷播等七州昆明等十二部皆附

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其費鉅萬始加賦于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義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丹滅晉中國大亂義範牙將丁思覲廷諫義範曰先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悉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倡義于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為兒女之樂乎義範謝之思覲瞑目視義



範曰孺子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義範卒  
年四十九謚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丕義範母弟也義  
範平生惡拓拔常諫諍嘗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  
為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  
朗州節度使義萼義廣不從義萼來奔喪義廣將劉彥  
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使其  
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予之則已不  
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焉忍殺之分國而治可

也遂以兵迎義萼于硤石止之于碧湘宮厚賂以遣之  
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邸稱藩漢  
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款于南唐乞師  
攻長沙義廣遣劉彥瑀許可瓊等禦之彥瑀敗義萼于  
僕射洲義萼去誘溪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  
遏諸蠻劉彥瑀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彥瑀敗于湄州  
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  
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

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皆鬻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逐臣于南唐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槓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暉廖偃囚義萼于衡山師暉奉義萼為衡山王臣于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送款唐遣邊鎬等帥

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萇楚王居洪州義  
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  
子孫義崇率其子弟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南唐書卷三十

宋 馬令 撰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盛時制天下為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四  
達合為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小者  
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僖昭之世則又甚焉  
盜酋強卒相與為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以其鎮予

之于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饒信江洪撫袁吉虔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楊楚泗和滁光黃舒蘄廬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泰州筠州又取汀建漳泉四州復置劍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為大國迨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何其速哉大抵僭服興亡不在

于强梗庸懦而在乎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逮德下衰一夫倡亂遂為敵國為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為昇州徐溫建節陞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顯德五年東都入  
于周以州建南都

撫州昭武軍

以東南境別  
置建武軍

袁州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保大十  
年置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雄州俄罷復  
來肆以天長置天長軍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  
入于周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  
入于周

滁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和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光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黃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舒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蘄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  
入于周

海州

顯德五年  
入于周

泰州

昇元元年置顯  
德五年入于周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  
入于周

建州忠義軍

保大三年取陞永安軍節  
度使改忠義後降軍事

汀州

保大三  
年取

劍州

保大三  
年置

漳州

保大三年取 改  
為南州 俄復舊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清  
源軍節度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朗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嗚呼乘窘以鬪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因其內闕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劉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主以幼稚轉徙民故其所祖難于考究案徐鉉江南錄承建

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裔譜

皋陶為士師期于無刑而洽其好生之德于天下則盛德之流光宜肇祀于百世矣故厯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微者為翼肆中吳伯弗合于紂抱道而死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避亂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為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為陳大夫家于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

宗周康王時賜采邑于苦縣五世孫乾字元果為周上  
御史大夫娶孟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  
王時為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德至唐祖之以為玄元  
皇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于段為子木大夫守道  
不屈生同為趙大將軍生允為趙相生躋趙陽安君二  
子曰雲曰恪恪生洪秦太子太傅生興族字育神秦將  
軍生曇字貴遠趙伯人侯入秦為御史大夫葬柏人西  
生四子崇辨昭璣崇字伯祐隴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

曰平燕次曰瑤字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一名仇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曰元曠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羗于素昌戰沒贈太尉葬隴西狄道東川因家焉生柏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畏之二子長曰當戶生陵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為騎都尉陷匈奴次曰敢字幼卿郎中令闕內侯生禹字子通



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先字敬宗蜀郡北平太守生  
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汎字子期博士議郎太中大  
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君巴郡太守  
西夷校尉弟怙次公生軌字文逸魏臨淮太守司農卿  
弟潜軌生隆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軍生艾字世績晉  
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濟北東莞二郡太守  
生二子長曰倫次曰柔字德遠北地太守武衛將軍安  
西亭侯生昶字仲堅涼太子侍講生暉字元盛西涼武

昭王興聖皇帝十子譚敬讓愔恂翻豫宏眺亮愔曾孫  
系翻孫三人曰丞曰茂曰冲曾孫曰成禮豫元孫曰剛  
歆字士業西涼後生八子勗紹重耳宏之崇明崇產崇  
庸崇祐重耳字景順以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克  
豫州以地歸之拜恒農太守復為宋將薛安都所陷後  
魏安南將軍豫州刺史生獻祖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  
鎮將生懿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  
達摩後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

太祖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國公虎生世祖諱昶襲封唐公昶生高祖于長安體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老生于霍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為皇帝遙尊煬帝為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即位是為大唐憲宗子建王恪先主之始

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詔恪為鄆州大都督平盧軍緇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室子為嗣史亡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為建王後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至或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為徐州判司志生榮號李道者榮生先主先主即位是為南唐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漢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振而

覬覦之心無所饜足則亂臣賊子倣尤為之者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帥或浸長于健卒或崛起于羣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輒建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既死諸子庸懦而弑渥基溥祿去楊氏則又渙梁大夫之罪人且楊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衍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賈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曰嚮化踰于四紀胡則曰

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矣



南唐書卷三十